



說郭目錄

身第一百十七

異聞實錄

李玖

靈異小錄

曾仔

異苑

劉敬叔

幽明錄

劉義慶

續幽明錄

劉孝孫

搜神記

干寶

搜神後記

陶潛

說郭目錄

稽神錄 徐鉉

賢異錄 雍陶

幽怪錄 牛僧孺

幽怪錄 王惲

續幽怪錄 李復言

窮怪錄

玄怪錄

續玄怪錄

志怪錄 陸勳

志怪錄 祖台之

吉凶影響錄 岑象求

靈應錄 傅亮

聞奇錄 于逖

異聞實錄

唐李玖

長明公

楊積于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
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弔孤影
積問其姓氏云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
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
封妾為西州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異生蛾
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妾換馬

酒徒鮑生多聲妓外第韋生好乘駿馬經行四方各
求其好一日相遇于途宿于山寺各出所有互易之
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
席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舊葉
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
將有求于逐日豈得吝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天桃
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一日步至庭砌立當
軒埤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擬借人乘之香散
綠鬢意以忘于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于凝脂文多
不載二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甘棠館詩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高吟春
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
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異其詩逐問之忽入一林遂不
見

竹葉舟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于

青龍寺訪僧不值憇于大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
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
歸不悔無成翁曰此何難乃折堦前竹葉置圖上涓
水中謂陳曰注目于此如願矣季卿熟視卽涓水波
濤洶洶涌一舟甚大恍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
寺題詩云霜鍾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
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
題之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踰至家兄
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其晏曰我試期已逼不可
久留乃復進棹又作詩別其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
和淚吟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爲鬼物矣候忽復至
涓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
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經月家人來訪具述
所以題詩皆在

蜉蚶王漁紫石

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百皆具甲冑擁
一紫衣者行案上傳呼云蚶蜉王欲觀漁于紫石潭
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

照看皆無

靈異小錄

宋 曾忬

化度寺內有無盡藏院京城捨施日漸崇盛武德貞
 觀后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燕馮等
 分一分供天下伽藍修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饑餓一
 分充舊供無遮之會城中士女奔走捨施爭次不得
 至暮收獲亦鉅萬有大車載錢帛捨了弃去不知姓
 名者多矣藏內物天下寺院許容來取供給亦不可
 勝數不阻貞觀年中有裴克智戒行修謹宛是修行

靈異小錄 八
高人入寺洒掃十年有餘寺中觀其行無玷缺使之
守藏不覺被盜去黃金極多將去不可知數寺衆見
潛走去後不還衆僧驚異遂於元智寢房內看壁上
有詩四句曰將肉遣狼守置骨向狗投自非阿羅漢
焉能免得偷后莫知所之武后遂移藏東都福光寺
日久錢物漸耗却移歸舊寺至開元九年發散錢帛
於京師諸寺

正月十五日夜許三夜夜行金吾巡禁察其寺觀及
前後街巷會要盛造燈籠燒燈光明若晝山堂高百
餘尺神龍已後復加嚴飭士女無不夜游罕有居者
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被浮行數十步者王公之家
皆數百騎行歌蘇味道詩曰
銀花合星橋鐵鎖
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
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郭利正詩曰九陌連燈
影千門度日華傾城出馬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
曉周遊不問家更聞清管發處處落梅花崔液詩曰
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
滿鳳凰臺上寶燈燃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

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神燈佛火
百輪張刻像圖容七寶粧影裏惟聞金口悅空中疑
散玉毫光金勒銀鞍控紫驪玉輪青蓋駕青牛驂驪
始散東城外倏忽遠逢南陌頭公子王孫意氣驕不
論相識也相邀最憐長袖風前嫋更賞新絃暗裏調
星回漢轉月將微露洒煙飄燈漸稀猶惜路傍歌舞
處踟躕相顧不能歸

明皇友梯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以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
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
思王之才足以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
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

潁州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團下拽一畫有人云
押字如有蒸餅樣張應聲曰爲官恰似麵糊團有同
人自言近年云鬚恰如驄馬色張曰文章依舊草

驢鳴

唐太府寺隋都水門之地隋平陳於此置叔寶叔寶

敗亡有飛鳥集於庭以背畫地作詩云獨足上高臺
腐艸化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臨水開

異苑

宋

劉敬叔

漢安帝元初三年平陸有瓜異處同蒂共生一瓜時
以為嘉瓜

晉武帝太康八年六月王濬園瓜生一實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
絳故俗呼美人虹

太原温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
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

靈苑

霄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臥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自非卒生忘形則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

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吞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於川夜半聞水中有絃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獭異禽陰雨時嘗聞靴角聲甚亮

異苑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
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
鼓角聲

蘭陵昌慮縣邠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噪
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盈
一歲輒死

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
聲相承謂之龍吒

句容縣有延陵李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涌沸故曰

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

陳郡■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
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
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
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
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
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則鳴矣於

異苑
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卽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義熙中新野黃弼耕田得一甌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越崔門會元縣有元馬河有銅鈔船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月支國有佛髮盛以瑠璃罍

陽羨縣小吏吳龕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牀頭至夜化成女子

河內司馬元胤元嘉中爲新釜令喪官月旦設祭柑

化而爲鳶

晉惠帝元康二年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
外皮青中赤白味甚甘

晉太元中南郡忻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
種花子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於沛年荒穀
貴士衆皆饑仰以爲糧

北方有白桑椹長數寸食之甘美

建安有筭管竹節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交州諸菌以葉塗人軀便舉體菌生生旣通便就朽
爛肌肉消腐

幽明錄

宋 劉義慶

狸知雨

有客詣董仲舒談論微奧仲舒疑之客又云天欲雨
仲舒因戲之曰巢居却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卽其
老鼠客化爲老狸而走

化女

陽羨縣小吏吳龕嘗於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床
頭至夜化成女子

金臺

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立巖渚竦曜星門臺內有金機彫文備制

赤幟

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爲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營解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執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

丹野

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丹野北爲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

庾宏奴

庾宏爲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屑服之卽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尸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卽覺骨停喉中經七日而卒

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

袁安

漢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鷄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鷄酒禮之畢告安地處云當此世爲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賈弼

河東賈弼爲琅琊參軍夜夢一人瘡黝大鼻矐目請

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
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
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題一筆書之詞翰俱美

王奉先

有貴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
先問遠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問婢後覺問其
婢云此日其夢郎君來

魚報

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
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
夢所見耶取而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口
豈魚之報耶

續幽明錄

唐 劉孝孫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
冬至一日出宅西獵舛麀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
不覺忽然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
不復見麀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撲新衣
曰府君以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
以僕門鄙近得書爲郎君索少女爲婚故相迎耳便
以書示充父亾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

辭免便勅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崔語克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卽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克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勅內嚴車送客克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追傳教將一人投一撲衣與克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克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克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旣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克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克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懼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克取兒梳及詩忽然不見克後乘車入市賣梳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克曰昔我

姨姊少府女未嫁而亾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
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
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
復以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
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
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搜神記

晉
于寶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
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
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
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
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
知所如

袁鈞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爲奴隸後得亡去秦人追

之急迫藏於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來爲蔽故
得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爲君

謝紉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跳出卽
命作贈一坐皆徧

夏侯愷因病死宗人兒苟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
馬并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
人覓茶飲

陳節訪諸神東海君以織青襦一領遺之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

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衰麻服持
棺迎喪凶儀皆備就視之皆是鼠婦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帟此縞凶喪之徵也初橫縫
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
其縫名無顏帟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紛之堅不能
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
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
及其終極至於大耻也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

抄示言
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卽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漢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檉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檉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

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中語云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也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古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人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釵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旣殯屍不臭而香聞十餘

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空無屍惟雙履存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蠹射人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搜神後記卷一

晉陶潛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

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瓊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旣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瑩珠一名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于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

五葢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遠知此悵然而已後根于
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
蟬蛻也

榮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
就隱遯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
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
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
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
之入初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
遂懇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
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渙

人甚異之

渙人姓黃
名道真

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

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
狹纔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渙人大驚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

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鷗尾石室數十所經過

搜神後記
四
晉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泗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搜神後記卷二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虫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虫去嗜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鬣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

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
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
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
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
出口承受因取三蒿茨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母還不
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
道人之容曰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
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役使鬼
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
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
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
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
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卽驢
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敢其食
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

雙蜈蚣長尺餘便于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藤佳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

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于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

搜神後記
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
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献曾令郭璞筮巳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
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床張二角名曰鏡好以
厭之至某時撒甕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
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鏡在于甕中
甕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甕之意璞云
撒甕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
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
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
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受而去及當死果此
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
歔歔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高平郝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少
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
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
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

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
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
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
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
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
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
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
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
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稽神錄

偽唐徐鉉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卽取食自云嘗爲
人飼馬慵不能晨起其主恒自檢視槽中無草督責
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矢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
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
無穢氣

清源人陳褒憶居別業臨窻夜坐窻外卽曠野忽聞
有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窻下過徑之屋西

室內壁先有一婢卧婦人卽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爾肚痛開戶云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墉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堂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當此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卽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輻車之上衆或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無矣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宋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遲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稱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遲右無之字爲犀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字外圈以十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

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踪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子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穫餘稔在田及時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返向上地中石碑皆自轉側

幽怪錄

唐牛僧孺

鸚鵡能言

柳歸舜至君山忽見鸚鵡群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故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蘇兒者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皇臺戴蟬兒多花子亦有能歌者音調清麗

阿春看客

鸚鵡見歸舜忽呼曰阿春看客忽一青衣乘雲而下相見

唐牛僧孺

鬱楫

武遊郎言余昔見漢武乘鬱金楫泛積翠池吹縹玉長笛

玉卮娘

有書生姓崔遇神女因見一胡僧指其女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子也

輕紅輕素

曾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語惠曰鷄角入骨紫鶴喫黃角甲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

且曰曉此者當極貴顯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矣

三耳秀才

董慎爲太山府君呼爲錄事令決疑獄慎舉秀才張審通決之甚當府君喜其聰敏爲于頰上更一耳旣還頰極痒踴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鷄冠秀才

耳中天地

薛君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乃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兜玄國

威汚蠖

隋來君綽夜行投宿楚人家主人曰威汚蠖奴曰蠖
兒館之甚厚翊眎其處乃陂澤沮洳有蚓蝸螺在焉
顧惣是劉稹後身

梁顧惣始爲縣吏日苦其罪一夕遇二人自稱王粲
徐幹且謂惣曰公乃劉稹後身因誦其夕爲之文惣
乃頓悟前事得其遺文數篇投于令令待之甚厚時
謂死劉稹猶庇得生顧惣

炎沙之罰

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來禮
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爲僧咒水
欲殺幸師以符救之

和神國

李元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
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
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
春樹木皆綠綠可以爲衣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出獵前一日有樵者見禽獸百許祈于玄冥使者使者令老麋祈于東谷巖四巖四日若令滕六降雪異二起風不復遊獵矣天未明忽風雪大作刺史不復出也耶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橘園中霜後見橘如缶剖開中有三老叟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爾一叟取龍脯食之食訖餘脯化爲龍衆乘之而去

王塵九斛

橘中叟相謂曰汝輸我瀛洲玉塵九斛

瘿中琴瑟

伶人刁朝俊妻甚美而有瘿瘿中有琴瑟笙竽之聲一日忽破裂內一猱跳去瘿乃無

四真

楊敬真忽有仙樂綵雲來迎至一處云雲臺峯有四
人來謁號四真馬信真徐湛真徐修真夏守真曰須
謁大仙伯問爲誰即茅真君也

郭登廁

廁神名

坤明國

顧愨前身是劉楨昔嘗爲坤明國侍中魏開國鄴地也

幽怪錄

唐王暉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廟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卑者

能禍福人每歲求禍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竝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今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忝爲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在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堦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峙立於前若爲賓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

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人有戈劔弓矢翼以入自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妾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刀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

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猶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昇觀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

以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卽風雨雷雹爲害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神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彊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神明也神固有欲蹄者乎且淫妖

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
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橫歿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
天不使虐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
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
刀鎗鋏鑊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人大塚
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
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脚血臥其
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
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
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閨闈未出固無可殺
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
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歿於父母生於
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
公多岐慰諭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
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至於鬼
神終不能害明矣

尼茲寂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賈長沙廣陵間
元和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

被髮裸形洗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
歿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
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
曰隱語云何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
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
哭遂爲女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
不可知訪於隣叟及鄉間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
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又邑
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

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
必有醒吾惑者於是繼衣上元捨身瓦棺寺日箕帚
洒掃閣下閒則徒倚闌檻以俟識者見高冠博帶吟
嘯而來者必拜而問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
辛巳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閣神采俊
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
平生好爲人解謎况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
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
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

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
門而東非蘭字邪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
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有錯其言妙
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寃有
路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求佛祈
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洲普光王寺有梵
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觀
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
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疑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
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遂呼曰侍御元和中不爲南
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
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
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
之間數年間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
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輟貶其價喜蘭
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
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
家器之晝與郡傭共作夜寢其席無知其非丈夫者

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卽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開鑠啟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夫及父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處未常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永真年重陽二盜飲旣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雖一女也誓血誠獲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酬明哲惟捨身梵宇無他惟虔誠法像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

續幽怪錄

唐 李復言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
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給縛送京師
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旣而送跡盡露賜死於
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
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
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
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

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路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歿於此廳爲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又處冥冥曰吁是何

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歿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辭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我况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使言其後事也

窮怪錄

闕名

茅崇丘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卽無所見及閉戶卽依然聞此數旬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于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厨中

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
乃竟絕

天女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
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
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浦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
聞明帝召入宮幸未央宮視之見其容貌姝美問云
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
擁抱聲如鍾磬化爲虹而上天

射猪翁

辰州有射猪者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猪對
以傷禾翁卽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猪出射猪
者問翁是何人童子答曰此河上翁帝使爲諸生講
易我卽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玄怪記

唐 徐炫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人飲訖懷中
 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如其
 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
 即可乃於所種處得璧遂娶之

楊道和夏於田中有雷神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
 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
 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盧汾夢入蠃穴見堂宇危豁題曰審雨堂

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牆上有螻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掘壁爲大穴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龐氏世祀螻蛄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曰聞此語不

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石別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旣往石家詰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
如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卽以母血塗錢八十
一文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卽母歸
用母卽子歸如此輪環不已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王人沿棺未竟安豐在
車上卧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
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
徑入王車中廻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
情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

可乘赤車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
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
鬼亦入旣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
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
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續玄怪錄

闕名

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人白晢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
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
而歿州人莫不悲悼共釀喪具爲之葬焉以其無家
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
具敬禮焚香圍繞譖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
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



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狗
焉此卽鑱骨菩薩願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卽啟以
驗之衆人卽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
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臨海射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一人長丈着黃
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
助當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
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
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
於溪中相遇便見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
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
甚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
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
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讐
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
乃見三鳥衣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志性錄

唐 陸勳



勸酒女子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頻年
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中家人後
於櫺間得一勸酒女子疑之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
愈矣

澡盆

文獻公誕時一蛇自屋墜于前舉頭張喙久之方去

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爲二片與母俱無
驚動

鬼物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
曰臨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
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
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
揖之遂失所在

林中恠

黃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
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劔或負
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拔
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
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
患害

枯竹根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
者朽木也皆不爲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

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襲明子嘗聞外
舅說頃歲莊墻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
者衆謂之恠憂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
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
無咎

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榱桷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
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
泣

恠婢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頽然鄭詰
之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墼瓦亂擲牀榻
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污或財帛
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厭
劾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
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
有顧卽見嗔怒爾鄭旣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
遇害

風異

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繁而小急聞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髮變血

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使夜行禱謝可免

猪肝中有識書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

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狗歌怨

吏人蔡超家狗作恠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一旦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蟾蜍

沈慶校書說鏡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汨門首河內枕舷卧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赤眼毛脚隨鼓

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筲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
縛我壻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
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
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願
倍酬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爛蕪首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
息穢惡云耐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卽息聲再
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巾迺一屍爛蕪首其年陸遇

雙筆自舞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嘗一日
架上雙筆起舞相對曰旋不已杜曰旣爲祟能自書
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一殺字其年
杜陷大辟

枕聲

中郎王文英枕自作聲

髮異

孤山寺前楓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探得頭髮子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一團毛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回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會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避猛鷲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苟惠之卽不爲仇矣席人驚避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筵內餽饌畢望空而奮莫知所以尋州牧有事

其家卽無咎

猪臂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卽來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却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

攝鏡

吳興許寂之太元中忽有鬼恠攝取大鏡以內器裏

石立

後趙錄云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石勒命斷之有

魚羊之文于是字玄羊

皂筴

元符三年冬內人自泰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宮門籠輒自躍皂莢皆躍出

宮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燕化女子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

蝦蟆毒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鼓鞞響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

案

一物如人眼

蕭餘上元夜於宣陽里酒盤下得一物如人眼睛其體類美石光彩射人餘夜遊市肆閑置掌中每行黑闇衢巷隨身光明三尺毫末可鑿後因而飛出

人頭食肉

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水影

大曆末深洲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桑樹哭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

恠疾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知

志怪錄

祖台之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於天文尤精獨知為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杜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頭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杜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為螢火數千枚縱橫飛去

荀晞爲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
貽都邑親貴盧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
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
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
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
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唯奴筋如小竹大自頭挾
脊著肉裹故非不覺也

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西曲阿堂上見一女子
甚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
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估還於縣
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接爲設食鱮蝥食
畢女將兩鱮蝥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已
死乃徃省之尚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鱮蝥
吳中書郎盛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誓行勅婢食母
婢乃鱮蝥蝥食之王氏甚美然非魚肉母謂冲曰汝
試問之旣而問婢服實見鱮蝥冲抱母慟哭而目立
開本草經曰鱮蝥一名鱮齊主治血瘡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爲設酒出金鳥啄
髣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能名下七子合盤盤
中亦無俗中飾

孫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
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尚常愛惜至甚
謂尚曰我爲君活馬何如尚常不信弘答曰卿若能
令此馬更生則卿真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
久還語尚曰廟神愛樂馬故耳向我詣神請之初殊
不許後乃見聽馬即日便活尚對死馬坐意甚不信
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
驚惋旣至馬屍應時能動有頃奮逸嗚呼尚方歎服
會稽郡常有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郡
將吉凶跂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
弘道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未臨及後轉吏部尚書
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

吉凶影響錄

宋

岑象求

宋 岑象求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鼃甚大丹異之買投于河後有元長史名濬之來謝謁卽其鼃也

治平中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曰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黃蝟螿之也酷吏奸臣皆有獄也

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麀射之麀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麀而入卽時蕩死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曾參之精感萬里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鷄欲化爲雄一身毛
皆似

次年南宮傍舍一雌鷄亦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
頭冠尚未變

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
有蟲食其葉成文字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

煬宮

靈應錄

邱姬

唐 傅亮

有邱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剡壁作冗安之每有
 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姬有子時在潘
 葑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
 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
 無所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
 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沈仲霄子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玄武神也

衢州民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餼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卽閉不忍見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卽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

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恠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郵少有食雞子者

長興嫗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

縣有邸姬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姬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因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於姬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姬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姬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安吉姬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邸姬家力麤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姬恠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墜其中姬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卽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銚莫知其由

呂門官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鸕鶿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

蠅預告其門神卽絕之

陳太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慾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酬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蹤矣

薛主簿

問潯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箒隨後撼其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

文獻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
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
聞聲去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
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
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
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者也
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
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盼可爲
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

到二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
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
所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
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
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
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
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
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
專持念其瘡者卽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高彥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階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讎高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朞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性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頗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勲烈皆無滯魄偶勦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狀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瓌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筭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間三曳三顧而去卽日病差

錢珣

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

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
去市人畢瑄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
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
帖奔至云悞矣合在裴家爲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
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
滿故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
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
說

章蘊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
隣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犂牛填章笑
而許諾暮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
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
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旣而墜淚屈膝似拜許之
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
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台州漁者

台州海壩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

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
追者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
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
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
善還世改求衣食良又有人報上司有貼下云來歲
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
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
殯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爲行者

煤鱸人

有人常煤鱸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
撮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鱸頭戢戢焉
而卒

狗不相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餒一
犬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屠者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
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雲溪漁人

雲溪有漁人將箬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箬上將鐵叉筴之不中看箬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汗箬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箬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襲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胡氏

越中有胡氏之妹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兼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旋粘牀席體血臁穢骨露方卒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間何許人答云非人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

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
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
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
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卽此後不
更聞矣

沈徵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
癰內有一肉迭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
往僧元灝處求膏傅之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
我業爲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
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灝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
善因拔我卽不再來徵驚覺說似妻子許寫佛經看
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
卽日而合

龍山軍人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
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攫斃之
來旦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

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
盛一顆葷光嫩王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
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
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葷有毒君不害我請莫
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惟而疑之將拋棄旬
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有焉

潘逢

潘逢者爲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
他人卽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
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狀効不能除每日同飲食
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鬼門
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
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
未盡是以隨之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
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爲某甲造某事依其
言後卽不見矣

彭和尚

大鄴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

勝紀及篤病蟻緣卧床上身圍匝弄於淨室中將石
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孚口眼耳鼻中皆是

梁元帝

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
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
帝尋一目致眇

黃敏

都校黃敏者因禦寇墮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
碎生龜傳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與髀肉相
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思割去將下外痛楚與已肉
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所見也

聞奇錄

王氣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陳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勅敵不

唐于逖



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
授之至郡月餘卒

方干

處土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
關關于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樹高其價不
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為友賣樹太守知之遂
釋贖之過

鍾安禮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
詩為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
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音大醉卒

越僧

越僧詈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
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
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擒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
骨氣不及詈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
盛

王松年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
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卽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
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
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柏宮見之或來國清
寺游又有兒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
布衣異香馥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
霞頽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

閉襲吉勤於書寫仵仵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

葉簡剗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

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
求欲知賊名十于頭乃隣人丘甲爾又有將橘子合
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契爭不慙
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
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
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雄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

皆類此

漁者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入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

馬自然貌醜臙鼻禿鬢大口飲酒石餘醉卧卽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

孫晤

孫晤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卽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

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
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
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
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竇正中徵起
鶴髦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
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卧處地可鑿井蚶
蛤之屬內有少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密瓶造
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
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
事無不知者

陸龜蒙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
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
舟修表章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
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酬之銀盎臨行
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知業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砢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皮光禹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傅弘業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

有岐謂之恠傅識之曰雖

以醉反

非恠也雨則縣於樹

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廳鼠曼倩識騶虞

陸孜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畎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贍者悉被檢獲孜所有財物寘于地後果搜其家產孜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王耕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佳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
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
龍鍾步多蹇寄店憇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
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啟囊有
異香末二包氤氳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
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虔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戚
戚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
去鄉黨欽焉

裘嬰

處士裘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瓜作肉聲有公子不
善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
大笑

花犬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
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
犬卽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唐捷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
捷乃入官山伐木間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
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嶠

沈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
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
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口爲政
宜清緣昨夜入濁非嘉嶠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
內友之言

崔端已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
溫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
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徐廷實

聞奇錄
徐庭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
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
醞酒其味濃厚

蔣氏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卽疑之女也善屬文
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節飲強媿
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媿但得尊中滿時
光度不難

又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
次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笑云業不曾飲
蔣氏隔簾對曰祗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
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作起而
退

高榮

高榮員外人才儒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
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扎謝之左右聞之
云此在伏事榮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

者稽遲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卽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亨不得則麼有羣驅之

夏宗萬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品試之尚彷彿記爾

費縣民

琅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講是偷者每以扇鑰爲意常周行宅內後果見籬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跡乃作繩驅放穴口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

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志向婦說妻夢見季死
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喪一年季却還

麻姑

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麻姑生時有道術能着屐行
水上

留贊

留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
之歌畢乃進戰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納涼于庭夢爲人歐擊擒
出春明門至石橋上乃待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
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
石橋上尋得

燕奴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丸皆五色叱令變化卽化
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卽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
爲丸入腕中

唐人靈應錄聞奇錄二帙合之卽陳氏葆光集不

知孰爲先後吾善其類者蔡羽識



